

神秘不可思議的愛(下)

葉潤玉

——蔣碧微的愛情故事(本文插圖刊26頁)

破鏡難圓步步欺人

碧微說：「到了重慶以後，我曾託朋友們爲我介紹工作，但蔭孫先生當時擔任復旦大學政治系主任，他非常熱心，願意每星期分三小時的法文給我教，曾經作過我父親學生當時任復旦校長的吳南軒先生也同意了，於是我便擔任了復旦大學的兼任教授。民國二十七年七月，朋友又介紹我到國立編譯館工作，但我仍兼復旦教課。」

「十月底，父親同了華林先生長途跋涉，從上海抵達重慶，給我極大的快樂與興奮。父親來了不久，便接受重慶大學的聘約，每週授課十二小時。」

「我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了兩個月，又轉到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工作。當時郭有守任四川省教育廳長，介紹我到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工作，院長聘我爲法文教授，兼出版組主任，但開學以後，圖書館找不到人負責，十幾萬卷書籍亂堆着，師生們都不能借用，於是院長請我主持圖書館的事務。我費了很大精神，才將這十幾萬卷書整理出頭緒，分門別類編號做索引卡，總算略有

規模，然後才開館借書。

「這幾年來，悲鴻的學生和我經常來往，仍然很親切的尊稱『徐師母』。他們對悲鴻的行爲深感惋惜，認爲他不應該與自己女學生鬧戀愛而毀了圓滿的家庭，同時不再從事於畫藝，都是重大的損失。他們還告訴我，悲鴻自從在重慶離開我以後，曾經到過長沙，會見避難而來的孫韻君和她的父母，然後帶他們一家到桂林。」

「悲鴻忽於二十七年七月廿九日寫信給好友郭有守，通知他：『兄得此函後，弟即與碧微正式脫離。』並說明無論我有無收入，他以每月所得三分之一給我，兩個孩子歸我撫養，費用由他負擔，但以節約爲原則。郭先生將原函給我看，我只覺啼笑皆非。我問郭先生：『怎麼辦呢？』郭認爲站在朋友道義的立場，有義務給他忠告，於是郭便寫了一封連勸帶斥責的長信給悲鴻，勸他早日回重慶。」

「不料悲鴻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廣西報紙上刊登一則廣告：『徐悲鴻啓事：鄙人與蔣碧微女士久已脫離同居關係，彼在社會上一切事業概由其個人負責，特此聲明。』朋友將這刊登啓事的報

紙寄給我。當時我並不驚奇，也不會想要採取什麼行動，只是感嘆他的作風未免欺人太甚！回想二十年前，以一個不出閩門的十八歲少女，跟他跑到到處流浪，共患難，挨貧窮，生兒育女，誰要不承認我是他的太太，他能不感到侮辱？可是他到今天，居然登出脫離『同居』的廣告，想就此抹煞自己的責任，其居心，其用計，令人『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』，這一件事，即使將來我睡在棺材板上，我也不能忘記，他是做盡做絕了！

「據說廣告登出後，沈宜甲居然拿着報紙去看孫韻君的父親，提出悲鴻與孫韻君的婚事，不料竟被孫老先生頓足大罵，說『師生怎可以結婚？』把他攆了出去。孫家隨即準備行裝，沒幾天便離開桂林，遠遷浙江麗水。」

「民國三十一年夏，悲鴻又回到重慶，他告訴華林，他看中了唱桂戲的一個女戲子，藝名叫『冬渡蘭』，想和她結婚。沒幾天，他又回桂林，請託歐陽子倩的太太爲他做媒，竟被冬渡蘭拒絕了。婚事絕望，他再回重慶，繼續在中央大學執教，同時主持中國美術學院院務。」

「那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我的父親撒手人寰，

離我長逝！唯一的親人現在也沒有了！九個月後，母親也在南京仙逝！

「三十二年夏天，伯陽在南開初中畢業，回家居住，我因為工作忙，無法管教，就託好友郭有守帶他到成都，考入華西中學。那時大後方展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忽然郭有守來電報，說伯陽瞞住他，偷偷報名從軍去了。這一切更使我心中感到孤單。」

「第二年，悲鴻在桂林登報招考中國美術院圖書管理員，規定只收女性，結果錄取了一個湖南籍的女學生，十九歲，悲鴻給她改名為廖靜文。不久，他們就談戀愛。爲了要和廖靜文結婚，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九日，悲鴻又在貴陽中央日報刊登啓事，再度聲明與我斷絕『同居關係』，用特號字體登一徐悲鴻啓事：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見不合，斷絕同居關係已歷八年，中經親友調解，蔣女士堅持已見，破鏡已難重圓，此後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，茲恐社會未盡深知，特此聲明。」三天後，再登啓事：『徐悲鴻與廖靜文在筑訂婚，敬告親友。』

「當時住在貴陽的劉大悲先生，即將將這兩則啓事剪寄給我，我看了真是悲憤填胸。那時正值中國美術院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行畫展，美術院的全體同人都在場，我拿了這啓事請所有朋友過目，我說：『徐先生毫無理由一再侮辱我，這一次我實在不能忍了。我要控告他，但不是告他重婚罪，而是要控訴他侵犯我在社會上獨立的自由。』大家對我所說都表示不勝惋惜與同情。」

「三十二年冬，悲鴻曾託沈鈞儒律師向我開

離婚談判，我便教請端木愷先生任我的法律顧問。談判中，依我所提的贍養費一百萬元及要他的若干幅畫，他沒有答應，甚至連他自己願付的兩個孩子全年教育費五十萬元，他也反悔，因此離婚的事又擱下去。一直拖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我的律師端木愷已回上海，我們的問題還沒解決，因此我直接去找沈鈞儒先生，商量我和悲鴻的離婚問題。我們之間已鬧了十四、五年，如今抗戰勝利，我再也不願把這問題拖回南京。終於悲鴻同意了一切條件，不過他要保留伯陽的教育費，等伯陽退伍回家繼續升學時再起付，我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。

「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簽字離婚儀式在重慶市沙坪壩張聖英先生家裡舉行，在場人士除我和悲鴻外，還有律師沈鈞儒、張氏夫婦、馬壽徵、呂斯百諸位。從此我與悲鴻結束了二十八年夫妻關係。姻緣造化竟是如此，真是無限傷感！」

碧微說到這裡，不由得悲淚盈眶。她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，沉默的似乎在想往事。我走到她身旁，無限同情的拉住她的手說：「徐先生實在不應該。好在你自己會挺身自立。過去的事不必常掛在心裏，現在場面上還有你的許多好朋友，他們都會同情你的。」她苦笑向我致謝。

我看看手錶，已快到中午，向她告辭，她無論如何要留我吃午飯，說已叫傭人準備好了。於是她又拉我坐下。

再度陷入愛情苦海

「潤玉，我真可憐，這幾年我又陷入欲罷不能的戀愛痛苦中。」她略停一下，說：「唉！真正的愛是偉大的，但在某一種環境中是痛苦的，是犧牲的。我和道藩的戀愛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掙扎。」我聽了不由得問碧微：「張道藩先生和徐悲鴻先生不都是你們天狗會的弟兄嗎？怎麼會和你這個嫂嫂談上戀愛？」碧微望望我，說：「這事情的發展，連我自己也沒料到。當民國十四年我們的留學官費宣告斷絕，我們生活無法維持，只好由悲鴻回國設法籌款，我自己留在巴黎。朋友們照顧我十分周到，道藩是其中最熱心的一位。那時謝壽康、劉紀文、邵洵美、道藩和我幾乎每天見面。道藩最重感情，熱情洋溢，樂於助人。悲鴻不在我身邊，他確實幫過我很多忙，我對他寄予極大的信任，常常請他充當我的男伴。」

「第二年二月，道藩往義大利參觀藝術展覽，過幾天，他寄給我一封信，內容是：『爲什麼她愛我而不愛她，我却無法啓齒向她直說：我不愛你。爲什麼我深愛一個女子，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氣概，去向她說：我愛你。爲什麼我早有相愛的人，偏會被她將我的心分了去？我明明知道我若愛她，將使她和我同陷痛苦，而我總去想她？爲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她對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，我就愛她？爲什麼理智一向都能壓制住我，如今離開了她，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？爲什麼我明知她即使愛我，這種愛情也必然是痛苦萬分，永無結果的，而我却始終不能忘懷她？——你不必問她是誰？也無需想她是誰？如果你對我的問題覺得有興趣，請你加以思考，並且請你指教

、解答和安慰。以你心裡的猜度，假如我拿他英雄氣概去向她說：「我愛你，她會怎麼樣？假如我直接去問她：『我愛你，你愛我不愛？』她又會如何回答我？張道藩民國十五年二月八日』

「道藩爲什麼寫這封信給我？難道他心裡所說心中深愛的是我？我想那是不可能吧，因爲在『天狗會』中，我是他的二嫂，他是我的三弟。我對他的這封信，只有含糊的答覆他。

「道藩當時在巴黎有兩個女友，第一個是湖南籍的魏小姐。她與道藩住處很近，因爲看見魏小姐與同室的胡小姐寂寞孤單，常陪她們去吃中國飯、看電影，漸漸的魏小姐愛上道藩。第二個是法國少女素珊，天真活潑，純潔可愛，常由她的母親陪伴到舞廳，希望在那裡遇到一個如意郎君，道藩就這樣結識了素珊，他們的感情進展很快，朋友們都認爲他們兩個是理想的情侶。

「民國十四年夏天，道藩和素珊母女同遊巴黎附近的小鎮，魏小姐得到消息也起來，幸而沒有鬧出不愉快的事。回到巴黎，魏小姐在她房中吻了道藩，他不爲所動，還告訴她：『我們是絕對不能結合的，因爲我一生中不能只愛一個女人。』後來他告訴我，就因爲他心中有我。

「道藩在與素珊來往的過程中，一直是沉默寡歡，朋友們見他如此，替他擔心，老大謝壽康一再追問他是否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？他搖頭苦笑。老大自告奮勇，表示願代他到素珊家裡去求婚，這段親事才算完成。

「道藩對我體貼照顧無微不至，只要我一動念，一開口，他就會替我辦得妥妥善善的。記得

有一次我到他的住處，看見他房裡有一個殷紅可愛的硃砂瓶，我說這個瓶子真好看。他說是一位朋友寄存他這裡的。我說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借用它幾天。第二天，道藩雙手捧着插好白玫瑰花的紅瓶，神情虔誠莊重，步上曲折的樓梯，一直送到我的房裡。

「道藩從義大利回到巴黎不久便乘船回國。民國十六年初，我懷了孕，寫信告知悲鴻要回上海，他同意，由我就離開巴黎回到上海。

「十七年春，悲鴻開始擔任中央大學教授，我仍居上海。四月初接到悲鴻來信，說道藩要接素珊來中國結婚，請我在上海設法籌寄一千元給素珊做旅費。看完信真是喜極，當天午飯後即出動，兩小時的時間，把這筆旅費匯出，並寫信告訴道藩：『今晨得鴻書，令吾速集資電寄，飯後即往奔走，至二時許，款已匯出矣。茲將匯據及賬單附上。』

「九月二日，道藩和素珊在上海舉行婚禮，那時正值我們旅遊福州，未及參加，可是我曾虔誠的默禱他們永遠幸福。

「回國以後棄畫從政的道藩，仕途得意，這時他已榮任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書了。

「悲鴻因感家住上海，他要京滬兩地奔波太不方便，便決定搬往南京住。當我們到達南京時，道藩已在下關車站笑容滿面的歡迎我們。這是我和他自己巴黎分別以來第一次相見，此後各以事情忙，見面的機會很少，但是無論我和悲鴻有什麼事情，他總是熱心的極力幫忙。

「自從民國二十一年悲鴻與女學生孫韻君發

生了不正常的感情後，他便經常離家。有一次他自上海寄我一信，說他將會每月付我二百元，直付到一萬元爲止。那麼付足了一萬元以後又將如何？是成就等我自立養家了？

「民國二十五年，由於我與悲鴻情緒惡劣，經常爭吵，想我與兩個兒女將來如何生活？突然想起道藩是目前朋友中最有成就，也最熱心的人，便寫了一封信，請他代爲覓一工作。但是道藩與另一好友朱驥先君都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替我謀事，恐使我們夫妻間的糾紛更大，所以在未得悲鴻同意之前，不敢爲我介紹工作。然而從此道藩更關懷我的生活，對我簡直是柔情萬丈，體貼入微。

「二十五年的除夕下午，道藩來到我家，我留他共進晚餐，外面正下大雪，不久，孩子們就寢，客廳中剩下我和他兩人。他靠近燒着火的壁爐坐着，說：『屋裡和屋外是兩個世界，只有在你這裡，我才感到溫暖和舒適。』我說：『你不是有個可愛的家嗎？你們一家圍爐取暖，情調一定也很好。』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冷冷的說：『我們通常都是保持緘默。我們一向很難找到合適的話題。』他略停一下，又說：『最近我常常感到焦燥、煩悶，甚至還有反動的情緒。』

「我關懷的望他一眼說：『你太累了，當前的時局這麼緊張，而你的職責又是那麼繁重。』他搖頭說：『這跟我的工作毫無關係；我所有的情緒變化祇與一件事有關。』我問他是什麼事？他用含情火熱的眼睛盯住我，說：『我真想做一件什麼事情。爲了達成這個不能壓住的願望，我

願犧牲一切的一切。可是當我每次要下決心的時候，我會發現自己是這麼軟弱。因此，理想的未來，要靠我們自己去開拓，讓我們面對現實。現在悲鴻已經離開你了，至於素珊……」

「呵，不！你怎麼會想到這件事情上面去？」我恐怖的叫了起來。稍停，我終於定下心說：「道藩，我對於愛情的觀點，想你也許可以了解。我一向認為，珍貴的愛情，最好是局限於精神的領域。你和我都是嚐過婚姻滋味的人，男女兩性由戀愛而結合，有幾個人能够享到真正的幸福快樂？我常常在想，戀愛就像爬山，攜手攀登，大家都在歡呼高歌；然而一到峯頂，無論是向前向後，就只有下坡路了。走下坡又是多麼可悲的事。道藩，讓我們永遠保持心靈的感情。你要知道，唯有心靈中的愛是最純潔、最美麗，而且是永遠不朽的。」他低頭無語。過了許久，他黯然的說：「我要走了。」他站起來，深深的望我一眼，然後出門乘車而去。

藉筆代言「宗」真愛「雪」

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軍開始侵略我國，十五日開始濫炸南京。我先將兩個兒女送回宜興，鄰居好友郭有守叫工人在我家園裡挖了一道簡單的防空壕，因此謝壽康和悲鴻的學生顧了然都搬來我家避難。剛巧我忽然生病，謝壽康很着急，打電話告訴道藩，他立刻趕來送我到醫院治療。住院期間，道藩每天抽空來看我，殷勤慰問，無微不至，這份深摯的友情，使我在危難中獲得了莫大的安慰。」

「日機轟炸越來越兇，道藩因為他家裡有堅固的地下室，素珊已去牯嶺，他打電話來邀我們這邊的一羣老朋友，全部搬往他家居住。這時悲鴻忽然從廣西回來，住了幾天，又匆匆前往廣西，留下五十元給我和孩子作為赴重慶的旅費，請朋友勸我搬到四川去。」

「在道藩家裡住，朋友較多，他欲和我談心，只能藉紙筆代話，因此我們就用了代名字，我用『雪』字，他用『宗』字，信函都在秘密的傳遞。」

這時，碧微從一個木盒中取出幾張寫了許多字的紙，說道：「道藩開始給她的情書，她打開第一張紙唸道：『親愛的雪，我本來不願意你用這個名字，因為雪雖然很潔白，但是太容易溶化。可是我想，就讓你這個雪永久留在我心坎上吧。我希望你這『雪』是喜馬拉雅山世界上最高峯的積雪，宇宙間最高貴、最潔白，最令我崇拜、珍貴、心愛的雪！我希望有一天能死在這雪裡，這雪會結成冰，給我作一口晶瑩皎潔的棺材。我的身體儘管腐爛，但我必須保留我這顆真摯的心，那顆心上一定永遠現著『雪的真愛者』這幾個字。將來有一天，一位探險家到達了那個最高峯頂，發現這個奇跡，把這段神秘不可思議的戀愛故事傳播到人間。」

碧微放下那一張紙對我說：「我沒想到一位外貌嚴肅，不苟言笑的政治家，會有這樣美妙的譬喻，奇特的幻想，如此豐富的感情。」

碧微又拿起第二張紙來唸：「我的雪本來是人家的一件至寶，我雖然心裡秘密的崇拜她、愛

着她，然而十多年來，我從不敢有任何企求。一直到人家侮辱了她，虐待了她，幾乎要拋棄她的時候，我才向她坦承了十多年來深愛她的秘密。幸而兩心相印，才有這一段神秘不可思議的愛。我祇希望彼此真正做到『海枯石爛，斯愛不泯』這八個字，那就好了。請你記住，我是永遠愛你的。」

「我去重慶的日子越近，道藩給我的信越寫越勤，信中甚至叫我用刀割開他的心，看看他是怎樣的愛我。」

「潤玉，我是被丈夫遺棄的女人，精神上無所寄託，有了道藩這樣的愛護，心裡怎能不感動？但是我仍存着保持自己家的本位，同時感到這種戀愛只是增加無限的苦痛。」

「那年十月十七日，我從南京抵達重慶，當時郭有守太太已為我分租了『光第』的房子。剛到第二天，就收到一包郵件，打開一看，竟是道藩寄來的十封信。自從與他別後，他幾乎每天給我寫一封信，內容總是情意纏綿，思念殷殷，他想念我之情，實在令我心動。」

我懷疑的問碧微：「張先生對你這麼鍾情，難道不愛他的太太？」她搖頭說：「不，道藩很愛他的太太，但是他感覺太太對他的溫柔和照顧他的生活，只是在表面上的親切，至於精神和思想上溝通，她就無法融合了。他曾對我說，日常在家想和太太聊天，總是找不到話題來說。」

「呵，所以他把你當作知己。」我自認爲了解他們的往來。

「僅是知己，不會痛苦，然而我與道藩已經

掉進愛情苦海之中，不能自拔，這才真苦！」她嘆口氣。

「那麼你們將來怎麼樣呢？」我問。

「潤玉，你想，道藩是有婦之夫，太太很愛他，他又是一個講道德的人，怎肯拋棄妻子另與別人結婚。現在我雖然已經和悲鴻離婚，但我絕不想毀壞別人的家庭。所以我與道藩的愛，將是永遠在苦海中打滾。道藩曾在給我的一封信裡說：『……無論你在那裡，我的心靈總會緊隨着你。我早就知道，跳進苦海，就得吃盡苦中苦。希望有那麼一天，我們在苦海中能夠掙扎到一座孤島，快快樂樂的相聚，吐盡心曲，然後再相互擁抱，蹈海而死，這是最痛快的事。……』」

傭人來請我們到飯廳吃飯，忽然聽見大門外有汽車喇叭聲，傭人說張先生來了。我對碧微說：「你有客人來，我回去吃飯，我們下次再談吧。」她要留我，我不肯，告辭而去。

無可逃於彼此想念

到了星期六下午，碧微又以電話問我能否在明天上午再到她家裡小談。她說除了我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一吐她的內心苦悶與矛盾。因此我又如約於星期日上午八時多到達她家。她從大廳門口迎接我直到飯廳，要我與她共進早點，我因已在家吃過早點，只能邊喝咖啡邊與她作談。

碧微喝完牛奶放下奶杯望住我說：「潤玉，我天生是一個爽朗而好強的女人，為什麼上蒼偏要折磨我，使我被毀了家庭，還要橫受侮辱？為什麼又接受『不可為而為之』的愛戀，而陷入無

限量的苦海？難道真是我前生造了什麼孽？」

我安慰她說：「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，想它也徒加傷心，大家都知道是徐悲鴻先生對不起你。至於道藩先生對你的愛……。」

她接著我的話說：「道藩對我的愛戀，實在使我萬分痛苦！他愛我之深，愛我之誠，愛我之切，使我無法擺脫他。記得我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教書時，道藩還在漢口開會。爲了希望解決那膠着糾纏的感情問題，整整有一個月時間不再給道藩寫片言隻字，然而他給我的信却像雪片飛來。例如：『又有許久未接你的信了，終日思你不已，你近況如何？……我們是無可逃於彼此想念的了，既如此，何必再思逃避以自苦？……我要你多給我幾封信以慰我的痴心。除非你變了，你不愛我了，否則你忍心拒絕我這一點要求嗎？……我最愛的雪，快給我信吧！』諸如此類的信，使我擺脫的計畫又失敗了。」

「道藩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，甚至我父親來重慶的教授職位，也是他代爲預先安排的。後來我父親病時、死時，一切都由他親自料理，所以他還是我的恩人。現在回到了南京，他還是每天來看我。他對我的愛，使我無法拋却，也無法報答，只有等待那一天結束了生命，才能了此痛苦。」

「潤玉，我的一生過程是如此，我要求你將我的過程真實的編作小說，藉以紓解我內心的苦悶。我認爲你是我的知己，就把我的一切向你吐訴，你不會笑我吧？不會看不起我吧？」我急急對她說：「哎呀，你怎麼會說這種話

？我同情你還嫌來不及呢。如果你不嫌我筆下不通順，我一定會爲你寫，但要給我一段時間。」她向我道謝。

吃完早點，去到客廳閒談一會，聽見門口有汽車聲，傭人來說是張先生來了，我即刻告辭。

碧微當時是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」，很忙。以後半年之中，我只在宴會中和她又見過兩次面。

盡心照顧同居償願

民國四十年五月中旬，我再去碧微家中，她見我來非常開心，立刻叫傭人拿茶點和我共吃。她再談起來到臺灣與道藩先生同居的問題。

她說：「那是道藩堅持要達到他的願望。以前他曾經在給我的信裡說：『希望有那麼一天，我們在苦海中能夠掙扎到一座孤島，快快樂樂的相聚，吐盡心曲，然後再相互擁抱蹈海而死，這是最痛快的事。』因此到了臺灣，他認爲這就是他所希望的那個島，他一定要和我相聚同住，以實踐我們的宿願。」

「另一方面，我爲了在重慶期間，道藩對我和我父親的種種照顧，我不能加以報答，就借了同居之便，我可以隨時照顧他，愛護他。因此，自從我和他同居之後，我便深居簡出，盡心照顧他的起居飲食，使他保持健康。同時也因爲他的太太早已帶了女兒前往澳洲和她的母親姐姐同住，道藩在臺灣也就無家可歸了。」

我爲她感到安慰，說：「這就好了，你就可以長久和道藩先生相處了。」

碧微搖頭說：「道藩是有婦之夫，我怎可以和他長相處？我早已說過，我的家庭是被別的女人毀掉了，我又何苦毀了道藩的家庭？到現在，我與道藩已經同居了兩年多，我曾經提醒他應該接素珊回臺灣，他不肯，說是素珊怕國際局勢還沒穩定，不想回來。可是不管那一天，我總要離開道藩，使他們夫妻團圓，以免將來有人對我說閒話。總之，我這一生就是這樣的結局，夫復何言！」

碧微哭了，我萬分同情她，但又不知從何安慰起？

此後我爲了工作而奔忙，一直沒有去看她，不久，我家搬到中和鄉居住，更難得機會與碧微見面。

跳出苦海獲得自由

民國四十八年夏，聽說碧微已於元月間前往南洋探親小住，道藩先生也於同月往澳洲接他的妻女回臺灣。半年後，聽說碧微又回臺灣。某一天，我去碧微家看她，家中一切如舊，只是大門口「張寓」的牌子已不見了。幾年不見，碧微似乎瘦了些也老了些。她見我來，無限歡迎。

碧微告訴我，她之所以前往南洋，就是促使道藩先生迎接他的家眷回國，以結束她與道藩先生同居的生活。

「潤玉，現在我已經從艱苦的情海中跳出來了，道藩有他的太太照顧他，生活一定也很安祥。我正在打算將我五十年的事跡書寫下來，那裡面都有我自己的血淚。」

「碧微，現在你已能從情海中跳出來，我眞爲你感覺安慰。不過當你寫書寫往事時，不要再發生刺激，發生悲痛。你是一個很有理智也很堅強的人，既然你認我爲知己，那就希望你接受我的勸告，好嗎？」我關心她的情緒和身體會再受影響。她深深地感謝我。

民國五十五年我從美國回來，聽說碧微已經

寫好「我與悲鴻」及「我與道藩」的回憶錄公諸社會了。

上個月我參加一個聚會，偶而談起蔣碧微，有人認爲她是行爲浪漫，搶奪別人之夫的女人；當時我雖替她加以解說，但只恐社會上還有人對她有所誤會，因此不能不將她的一生過程略加申述，藉以告慰死去的老友。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爲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